



葉美玲

民國56年12月12日

廣東

學歷／台大心理系研究所碩士

經歷／台大醫院心理師

現職／馬偕醫院精神科心理師

作品／1994年9月聯合報「共舞」

1994年4月基督教論壇報「主日的早

上」

## 隨著記憶流失的欲望

我常常希望還能回到學生時代，在那棟面對兩棵枯樹的大樓中的生活。那兩棵原是綠油油的流蘇，一直都長得很好，夏季抽芽，三月雨季便落穗，底下有幾個大石頭，旁邊沿伸著細細軟軟的小草皮，在正午的陽光下，樹葉的投影在草坪上形成一小塊如亭的蔭涼。中午有許多法商學院的同學在那裏吃午餐和聊天，從我研究室的書桌望下去，就是那樣的視野，乾淨而清爽，沿著妳伏案的書桌望下去，也應該是那樣的視野吧！妳常常提醒我們樹上長出了新芽，像是六月的綠雪灑在枝椏間，有新的生命在其間成長，無聲而溫暖。我從未真正留意過它，只知道雨季的時候滿地的白花，溢散著春天別離的香味，直到我留下唸研三，一日完成老鼠腦部藥物注射的實驗，回到研究室中，看著你們畢業後留下格外搶眼的空白書桌，冷氣瀰漫中彷彿被抽離了什麼，令人覺得萬分寂寥。我轉身回頭從窗口往下望，才驚訝的看見那兩棵落盡蒼葉的樹木。

那影像的確驚人，在炎熱的夏季，火紅的鳳凰仍然卓茁不落於我的腦海中，而在我的視網膜底下卻印下這兩棵只剩禿光枝幹的流蘇，像是熱情裏澆下的冰氣，令人覺得唐突的一幕。那棵樹也許是受了病蟲的侵害，也許是溫度的突然轉變，雖然姿態依舊美好，卻失去遮蓋赤裸枝幹滿天

的細葉，我有一種落盡舊事而無奈的嘆息。不曉得樹葉是何時開始落下，只知道我與妳的道別從那時開始。

當時以爲世上再沒有比研究所留下一年更爲悲苦的事，那年該畢業的六月季節，大家要拍畢業照，畢業服是橘色的肩帶莊嚴的披在黑袍上，醫學院特有的做人標誌，留在相機內的剪影是每個人將碩士帽高高的向上甩，想像甩掉的是成冊的原文書、期刊、和自己辛苦所作的論文。我看見妳立在長廊下來的階梯，滿臉快樂興奮的表情，有著往前跑的衝動，帽子尚在空中，妳捧著臉仰著頭凝視它的落下。彷彿在妳拋起帽子的同時，也甩掉了對我的倦戀，一種疲倦的長期愛戀，如同寫論文那樣的沉重與複雜，妳有嗎？我寧願想像妳是有的？這樣對我的自尊來說是一帖鎮靜劑，我不得不作如此解釋，因爲妳在相片中笑得如此開朗！釋然！一點也不介意我並不在其中，不介意我沒有與妳一同分享將成爲社會新鮮人的歡欣。那天，我拒絕穿上碩士袍，只願意拿著相機替你們拍照，閃光燈似乎只對著妳猛照，想將這兩年來妳每天出現的身影也留底在我心中。你們笑得真開心。蝴蝶自蛹而出，你們都已飛去，帶著六月燦爛的陽光。

而我最燦爛的時刻應該是收到妳來信的當時，年紀越長，我便越確信是如此……。

研二，一個下雨的冬天，教室外的雲像倒翻的墨水任性的灑在天空中，濕氣從衣服裏滲進我的呼吸，彷彿只要吹一口氣便會凝結成雨。老孫在一片黑暗的教室，就著投影片的微光猛講生物的DNA複製。前面的同學不時要迴避他偶爾噴下的口水，也有同學趁著昏暗而點頭小憩。我見

妳閒閒的坐在後排，有時詢問一下隔壁的莎莎，偶爾翻一翻書本，而我在另一個角落不時朝著妳望一望。與妳修同一門課時，我常常意志薄弱的考慮，上課的時候，我應該坐在妳的旁邊或是妳的後面？如果坐在妳的旁邊我可以靠近妳，聽妳的意見與問題，然後一起找出答案，那是一種知識與愛慕混合的快樂。如果坐在妳的後面我可以欣賞妳，有凝視的滿足，從側面可見妳的長髮與堅挺的鼻子，濃黑的睫毛閃閃跳動，在妳一手執著筆另一手托著腮的優雅姿態中，散發出清新的芬芳，化成濃郁的香氣衝向我的鼻尖。然而意志薄弱的結果就是我從未下定過決心，於是我總是選擇最後一個進教室，哪裏有空位我便坐在哪裏。

對妳，我就是這樣，從未下定過決心，總是選擇一個安全的角落把自己塞進去，對當時的年紀而言，那是最好的方法，像是玩捉迷藏的遊戲，常常露出一下身影吸引妳的注意，然後躲進早已覓好的安全窩中，仍不時要探頭一看妳是否已經找來。然而妳果真找來，如海中迷航的漁船，就著岸邊燈塔微弱的放光，在我情不自禁的誘惑中慢慢的駛近。

那天下午我回到家，在信箱裏拿到了那封信，那字跡清清楚楚就是出於妳，是我在妳的筆記本上所見到熟悉的字體，清麗透著單薄，妳和我玩了一個遊戲，叫我猜猜妳是誰。整個大遊戲是我設計的，我豈會不知道在我心目中的女主角是誰。在一剎那間，好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在預料中，彷彿這一幕在腦海中重演了好幾遍，但是當它真的發生的時候，反而有一種不可置信的荒謬，幾乎不敢相信這會是真的，我搖搖頭把這種不協調的感覺趕走，摸著信封，看著信封，我專

心的想著妳，為著珍惜妳遲來的愛情告白。我將它放在胸前躺了一晚，沒有拆封，寧願它成為我們之間永遠的秘密。然而，裏面有著我期待發生又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的表白，有著妳的委婉、坦率、與深意。我愛著妳信中的每一句話與每一個字，甚至於每一個嘆息與標點符號。我想著妳在宿舍的書桌前，長髮輕披映著微黃的燈光，也許窗外有夜裏的蟲鳴與進進出出腳踏車的雜音，妳不時思索著要如何寫下妳最真實的感覺，又不至失去身為女性該有的矜持。我想著妳為我精心寫下這封動人的信，單單只為我這個人，想著想著我不禁感動了，在豐盈的感動中有滿足也有驕傲。

在知識與少年時代的迷惘中，我以男人的本能用眼睛瞭解妳。在游泳池，我以白鯊沉潛之姿俯在池裡，等候妳的靠近。那是夏季的午後，日影退在雲層的後面，露出淡淡而慵懶的光芒，妳穿著粉紅色與黑色條紋的泳衣，赤腳在光滑的地板上走著，背部有一個大交叉，露出妳纖細的皮膚，下水時整個人彷彿透明的身影，映在亮亮藍藍的池中。妳吸了幾口氣然後展開自由式的姿勢，優雅的越過鱗鱗的波光。我隔著模糊的泳鏡看見妳滑翔的節奏，像模特兒走在伸展的舞臺上，妳如海中動人的海葵。妳仰頭的呼吸與水的波動一致，那樣的曲線是夜裡令人顫抖的擺動。到達對岸時泳帽鬆開了，妳被髮絲纏住，起身的瞬間，我想成是出浴後的妳，濺開的水滴沿著長髮下滑，我幾乎能感受到那是如何的觸覺，我忍不住抓住妳說玩遊戲吧！在池子底下放著妳的戒指與我的鑰匙，我們游一圈回來潛到池底去找，找到的人享受臺一的紅豆牛奶冰。很多人加入這

遊戲，最後我們在岸邊停住，欣賞一羣人擠在池底的情況，妳回頭問我「怎麼也來游泳？」我說「來看妳呀！」妳笑著回我「其實滿場都是你要看的人！」。天起涼風，日影飛去，我為我所見到近乎赤裸的妳紅了臉。

妳也曾紅了臉。在放置廢棄飛機的廣大草坪上，在我的百方遊說後第一次參加系上的混壘練習。女生們既緊張又期待，男生則淘氣的想看妳們出糗，紛紛猜測誰是第一個？會犯下什麼滔天大錯？果然是妳，妳擊中來球後便拋下球棒，回頭問我們有沒有得分。我們在旁邊喊著跑呀！跑呀！妳一臉無辜問往那裡跑，我走上前去拉著妳的手向一壘跑去，妳才從迷糊中醒了過來，一場混亂中仍然被封殺了，那真是不可置信的一幕！在我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中，居然只是妳的起點，妳紅著臉理直氣壯的為自己辯解，球賽當然看過，但是真正輪到自己上場時，興奮得什麼都忘記了，總覺得能揮棒擊中飛奔而來的球，已經很完美了。妳仍然興奮於那一支被封殺的小小安打，要求我們再給妳一次機會，妳說妳會作得更好，會跑得更快。通紅的臉頰像是求饒的小孩，又像是陶醉於全新經驗的激情過後。

我仔細想著妳人生的價值觀，妳只單純的努力實現自己而無視於社會遊戲規則的存在，自戀於本身潛力的突破，不在意最後的得分，只求在過程中把握每一刻的機會，卻不知道如何在大環境用最簡捷的方式獲取勝利。我羨慕妳的樂觀，但是我覺得這樣走人生的路太辛苦，無人出局而且滿壘才是我要的生活，於是在生命的路上我們註定要擦身而過！

在收到妳來信之後的那幾天，我漸漸浮現了一種很複雜的心情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體內凝結而沉澱。從某種意義來說，似乎我的使命已經完成，像是足球被踢進球門而得分，我已經達到所追求的目標，而妳的表白就是我所要的情愛結局。妳知道我的心，我也明白妳的用心，故事便可以停在這裏。可是就現實層面來說，我又應該採取一些行動，也許是送妳一束粉色的姬百合，妳最愛的那一種；或者是熱情的玫瑰，代表我們深相契合的共鳴。只是最後我什麼都沒有做，好像我們來回的互動搓揉，在這裏達到高潮。我筋疲力盡沉沉睡去，因為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妳的溫柔，不曉得見了妳該說什麼，該做什麼，忽然在熟悉的男女遊戲中失去自己的步伐，一時之間，我如白天遊走的蟑螂，急急切切想將自己藏起來。

我如何回信給妳，寫些什麼，幾乎已經遺忘，只記得當時的心情，雖然有著被寵愛的喜悅，卻是害怕被發現，像兒時躲在棉被中把玩小禮物一般，一種自我陶醉的滿足。「……我們比同學的關係更進一步，比男女朋友又少一些，在某種微妙的互動裏，一切似乎已達到平衡點……，我喜歡在研究室與妳一起讀書，黃色的燈光打在妳的臉上，讓我有一種安穩寧靜的心情。想到也許我正與妳唸同一本書，同一頁，思索著同樣的問題，找到同樣的答案，那真是令人滿足。我以這樣的距離與妳交往，其或是一種意淫，不論如何，就目前的我來說，這是最好的……」考慮了好久，終於在一個月後回信給妳，平淡冷靜，失去當時所有的溫度，來不及想這樣會不會刺傷妳的心。在那樣一個大環境之下，我害怕同系的男女朋友會造成不必要的壓力，是我急於作決定，以

為是給妳一個交代，好為自己脫罪。而如今回想那些舊事，好像是拿著藥水一點一點在暗室中沖洗泛黃的底片，當時我有著在黑暗中的溫暖，然而在深深蟄伏的心情裡，卻是期待妳能為我堅持不改，不改於對我的戀慕，這或許就是我所要的滿壘……。

妳依舊安然。「對我來說，這一切都很简单，只是用最白的語言，告訴我我真的欣賞你。期待當然有，但是更多的是誠實，我很高興自己作到這一點，你能瞭解嗎？這樣的表白對我的意義更勝於對你的意義，你不必為自己的拒絕感到抱歉。如果我的任性與幼稚使你困擾，希望你能寬容，我知道你要的是自由，那就讓我們都自由吧！……」妳落落大方給了我這封信，既不責備亦不怯情，倒使我不安起來，收到信後難掩心中的失望，我以為文靜如妳會受不了這樣的結果。能夠賺取妳的淚水，似乎是我的榮耀。暗中希望妳能將我再次挽留，沒想到妳簡單的幾句話刺破了我的幻想，忽然明白任性的人是我，我揮霍了自己的感情，揮霍了妳的用心，我真想砸掉妳所謂的自由！

我屢屢拿起話筒想與妳說話，再三的撥，再三的撥，卻等不到對方有人接起。我已因膽怯而掛斷，只是想說話，告訴妳許多的事。所有的事都是真的，只有我給妳的信是假的，我們就把它遺忘吧！遺忘吧！……唉！妳像以前一樣在擊出一支球後，不懂得往一壘跑去，卻紅著臉守在本壘上，忽然對妳有一些不瞭解，妳的哲學是為了解藏尷尬，或真是人羣中僅餘的清傲。女子如妳一般，使我有遙遠的感覺，在那之後妳既不躲我，也不纏我。我有如對著空氣擊打，耗盡力氣，



妳只是紋風不動，妳的遊戲規則畢竟與我不同，有如平行的兩條線，我們在來來去去之間始終找不到交會的那一點，徒然在空間與時間中掙扎。

我知道妳對我是有過掙扎的。

仍記得曾在家門前拾起白色的流浪狗，我一隻手掌便能把牠抱起。研究室同學都很好奇牠會長到多大，於是我們偷偷把牠養起來。莎莎說牠像早餐桌上的小籠包，這便成了牠的名字，女生會定期幫小籠包洗澡，男生則帶牠打壘球。在我們的呵護下，小籠包成爲系上的寵兒，直到寒假來到，我們公寓式的房子無法成爲牠的居所，妳的家是惟一能夠收容牠的地方。那天傍晚我開車送小籠包回去，妳坐在我的旁邊，高速公路塞滿了車子，前前後後的交疊在一起。我看不到前面的路，只能猛在離合器與煞車之間轉換，尾隨著眼前車燈的明滅，忽然覺得那樣的世界如創世紀中的伊甸園，只有我們兩人赤裸相對。我把交通廣播關上，只剩兩人的沈默，外面的交通正一片混亂，好想抱一抱妳，彷彿是末日之前惟一的安慰。在妳的座椅前面，我裝作在找東西側身向妳，妳拉拉我的耳朵說規矩一點吧！我不放過，仍然裝作要吻妳，妳搗住臉要求我別鬧！然後我抓住妳的手想要說些什麼，後面已經有車子猛按喇叭！……在車上妳我便如此安靜下來，各自想著心事。隨著車身的搖晃竟也到達妳的家中，我們把小籠包放下後便回學校，回程的途中，妳儘聊些無關緊要的話題，我認定了妳以此拒絕我。妳是距離感強烈的冰冷女子，我如洩了氣球，再也飛不上天空……。

直到半年後我收到妳的信，震驚之餘卻也失去當時的心情。但如今才明白妳曾有的掙扎，妳曾將它放在心上反芻這許多的日子，在能下決定的時候我卻已經走遠，只是這一切對我倆只徒成晚來的懺悔！

研二將盡，才猛然驚覺同學們的論文將告一段落。電腦室每晚有熬夜的人，大家都已進入備戰狀態，而我還在論文的第一章緒論中打轉。看了無數篇期刊、報告，別人研究的問題既清楚又具體，我在一派思緒中卻始終跳不開，好像陷在死胡同裡。常常在書頁中看見自己落下的髮絲夾在當中，前額漸漸變得光亮起來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從我生命中漸漸剝落，是我不能掌控的，也許是青春的日子，也許是每日游走於我們之間的如灑下銀網的陽光，常常見著妳在實驗室一堆儀器與藥品中打轉。我知道妳咬著牙硬撐著，夜復一夜守著所作切片的結果，天天在電腦室輸入資料與統計分析。妳無法解讀的程式依舊跑來問我，就像我們之間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般。電腦中毒，我幫妳挽救殘餘的資料時，妳說在極大的壓力下畢業有一些罪惡感。好像論文總有不知道該如何修補的缺陷，妳說只好學著接受它可能的不完美。

口試接近，我們去聽妳的演練。我坐在下面，聽著妳的報告，我的心情格外複雜，應該慶幸妳的成功，卻不甘心落後於妳。我當場問了一堆尖銳的問題，直指妳的罪惡感。妳向來不善防衛，自然是紅著眼睛下來，妳說這篇論文既然這麼不好，乾脆不要畢業算了！有些負氣也帶著沮喪，妳以全有全無的法則行事，永遠不知道如何在中間的灰白地帶生存。我看見妳堅烈的性情在

此表露無遺，反觀我的情況更糟，只是攻擊別人掩飾自己，我有著深深的嫉妒，還有佛洛伊德所謂的閹割焦慮。在學業以及感情上的萎縮裏感嘆自己的無能，對妳我不知道該如何自處。明明知道我們之間有著超越同學與友誼的感情，卻要裝作無事般的繼續相處下去。我陷在無法如期畢業的恐懼裡，卻見妳即將離我遠去，常常懷疑我們之間是否曾經擦身而過。回首向來蕭瑟處，難道真的無風、無雨、也無晴嗎？

研三那一年，我以一種禁慾的生活方式度過我的在校生涯，夜裡躲在床頭的角落，卻失常的無法觀賞酒井法子或宮澤理惠的寫真集。如同兩隻耳朵下垂的黑瘦獵犬，失去嗅覺與狩獵的本能，只能頹喪地埋首實驗，身上總有揮不去乙醚的味道。一旦進入實驗中，卻是特別的孤單，所有的情緒在當時都會湧現出來，思想上像個嘮叨的老太婆對著自己喋喋不休；後悔不該走入這科系、選擇這麼討厭的研究方法，與指導老師的相處與討論格格不入。實驗室中養了一籠一籠的老鼠，看見牠們的生命在我的手中，被一次次的實驗設計決定死亡的方法。農曆七月半，教授擺好祭壇，領著我們以黑香遙祭那些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生物靈魂。我有著如魑魅般游離的心情，以理智告訴自己必須隔離於一切悲憫的慈心，否則無法作好任何研究。雖然醫學的成就並不在乎我這小小的一步，但是總有它微薄的貢獻。教授說醫學研究的哲學是：要救生命必須先喪失生命，我混亂這失調的邏輯裏，在矛盾的夾縫中合理化自己既科學又迷信的舉止，卻仍得一步一步走下去。

像是翻開昨日的報紙，慶祝已過的生日，我終於擁有一紙文憑，自然的，一切便不似想像中那般可怕。當兵的第二年認識鵲兒，當兵完後我便和她住在一起。她搬離信義路的家，獨自在公館租一間小套房，隔了一個月，她把鑰匙交給我，我理所當然的住進去，廉價的百葉窗把我們自道德世界隔離。在夜裡，我擁抱著她，渾厚的溫暖自我的胸口溢散開來。我告訴她軍中的生活，在軍隊集體洗澡時，班長如何變態似的看著我們的裸體。在語言的當時，只因她在我的懷中，我的陳述也多了一份寬容，不似真正在軍中那樣的火爆與憤慨。我需要她勝過於我愛她，那樣的體認是我以前從未想到的。原來談情說愛是簡單的肢體動作加上原始的心境，那可能是一瞬間的事，可是卻決定了原先自己從未計劃的人生方向。相形之下我對妳的感情就顯得薄弱而單純，無關於肉慾或是人海中的寂寞，稍不經意，似乎便會遺忘……。

我與鵲兒相處的那段日子其實是平凡而愉快的，偶爾為著一些莫名的事仍會有些爭吵，強烈的愛惡交錯在其間，我竟可以毫無反思能力的過下去。不再深思是愉快的來源，與學生時代的執著與慎重全然不同。往往前晚我才與她溫存，而當翌日，當強光穿過窗口的夾縫，刺眼的照入室內，昨夜便徹底的過去，一切又是新的開始。在彼此整理衣物的凌亂中，甚至必要的叫喊裏，激情竟如美人魚清晨下化成的泡影，在陽光下不見蹤跡。這時候，我總是吸一口煙，頸口圍著半截領帶，無力坐在床頭。有一回想起存在主義所言，便深刻把那一幕印在腦海中。

是的，依據存在主義：一夜激情誠然是我的存在，漫天叫罵亦是我的存在。不過這一切並不

由我，因為我是被這所謂荒謬的世界拋擲出來的，存在於一切本質之先；在我身為男性的本質之先，在我的情緒之先、在道德世界之先。從虛無開始又走向虛無，像從本壘出發擲出的全壘打，仍要回到本壘，塵土歸於塵土。於是，一切又有什麼關係，存在教導我無需懺悔，不必眷情，因為在當下的情境就是我的存在，沒有過去，沒有未來，我於現在的時間與空間中作任何我想作的事，體驗任何我想體驗的事，在這荒謬的世界努力的凸顯自己。

而我便以這樣的理由繼續的生存，週六帶著女友泡在咖啡廳、電動玩具店、保齡球館。當然，我們也去音樂廳聽音樂。遇見從國外回來的同學，仍能翹腿、吸煙、無所謂的談著國外最新的心臟移植術，在不同分割的時間裡也分割著自己的情緒，分割著自己的知識，分割著自己的靈魂，分割著自己的夢……有時候在深夜，鵲兒已睡著，我獨自一人溜出公寓，吸著黑暗中慣有腐酸混著汽油沉澱後的味道。漫走在中山北路上，隔壁是燈紅酒綠的林森路，隔著一段距離看著在其中閃爍的霓虹燈。巷子口有醉酒的人蹣跚走來，萎縮在一旁失聲般的嘔吐起來。不遠處傳來高跟鞋踏在硬冷紅磚道的聲音，我定定冷冷的站著，久久才毫無感覺的離開，躲進車中，扭開音樂與空調，將自己瑟縮在一片冷空氣裡。當我體溫下降，夢自意識裏升起，忽然明白，是妳，存在於我荒謬的世界裏，並在這樣的寧靜中向我走來。

寧靜是我對妳不變的印象。研一剛開學有修不完的課，妳還補修大學部的學分，實驗室有必須隔夜觀察的切片，檢體收集完畢要放在低溫箱裡。冬天妳在無菌室中作生物移植，圍著口罩，

穿著白色實驗衣，單薄的身影映在無盡的夜眠中。寒流來的那天晚上，妳作完一個階段，回到研究室倒在沙發上，妳緊閉眼睛，雙頰泛紅，我幫妳蓋上大衣。許久，妳才慢慢冒出一句話說：我好像發燒！那句話在空氣中游盪，把我的心薰得火熱，我緊緊握著妳的手，期望能與妳共同承受那樣的體溫。暈眩中，感到妳的纖弱抵不過實驗中培養的病毒，妳問我是誰？我既戲謔又鎮定的說是妳男朋友。妳抽開手搖搖頭，又回去進行實驗，那是自新生進來後我與妳最接近的一次。

總是這樣常常想起妳，想起所有與妳生活的點點滴滴。儘管我們的關係是如此單薄，沒有任何的第三者知道，有時候連自己都會懷疑我們是否真的曾如此心照不宣。那是一種深深的知己，彷彿在自己的生命中，有那樣一個段落是被人深沉的瞭解過。而想念妳如同為自己以往的歲月洗刷粉飾一般，讓我覺得一切似乎可以再重來。可以再重來嗎？

昨夜，鵲兒為我生下一女孩。我在醫院長廊等待的睡夢中見到妳，好像是那些舊日熟悉的情景，妳帶著我們的狗兒小籠包旅行歸來，帶著疲倦而優雅的面容，理所當然的住進我家中。在那一大片打壘球的草原上，小籠包圍著我們汪汪的叫著。我為妳清洗背包中的衣物，把妳的衣服和我的衣服混在洗衣機中攪拌，洗去妳滿身的塵埃與我的懷念。我望著水中拍打的漩渦，期待我們能以另一種方式結合，模糊中，妳將離開……不捨的我只好暗自留下妳的襪子，期望它如咒語般，能將妳的足跡挽留……，這個夢彷彿重複了好幾次，總是在我人生面臨關卡時出現。我畢業、我當兵、我換工作、我當父親，妳雖然從未真正出現，可是我好想告訴妳我一切的遭遇與心

情。妳是藏在我心中最底處的溫柔與安慰，我將為我的孩子取名為憶晴，一個美好的回憶藉著她將使我的生命有重新開始的可能。

妳若再旅行，請來我夢中，帶我外出走一回吧，這次我將不再拒絕！

## 評析

司馬中原

寫一段深藏心底的戀情，用筆之細膩空靈，曲折有致，確屬高人一等，作者以適度的時空壓縮，呈現過往點滴記憶，動人情處如畫如詩，將記憶中的擁有與現實中的失落比映，更有繁華落盡的淒冷和蒼涼。許多人在人生過程中，多半會產生過類似的故事，也曾在擁有與失落之間浮沉，但能夠這樣深入表達的却極為罕見。全篇一氣呵成，毫無冗贅之處，作者的述事能力和運筆的才情，使人深為折服，就作品體例而言，它是一篇典型的詩小說，許其為壓卷之作，並不為過。